

萌娃用饭锅洗脚，妈妈压制怒气拼命碎碎念，网友：幸亏家里有马桶



随着孩子年纪的不断增长，他的认知能力也会相应地得到提升。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，再到后来的知之甚多，只需要短短的几年时间。

前段时间，有位宝爸在社交平台上上传

了一段有趣的视频。视频中的宝妈，一打开浴室的门，就看到自家儿子在里面用饭锅洗脚，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宝妈的内心无疑是崩溃的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宝妈还是强忍着怒气，关上了门，然后碎碎念地安慰自己“这是我儿子，我是他妈妈，我不能对他发火，更不能揍他，打哭了还得我哄，打伤了还得我治，万一弄不好他爸爸跟我离婚怎么办，我把小祖宗养这么大不容易，那可是我拿命换来的，划不来划不来……”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，宝妈这才平息了怒火，假装无事发生，着实是让人感到好笑不已。

看完这段视频之后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实在是太真实了：

网友A：幸亏家里有马桶，否则当尿盆用也未可知。

网友B：妈妈碎碎念，念到最后，亲生的，是多么的无奈啊。

网友C：虽然这种行为很可爱，但是并不可取啊，毕竟孩子不懂事，家长有义务告诉孩子什么是安全的，什么是不安全的。

其实，像视频里这种两到三岁的孩子，他们正处于自我认知的高速发展阶段，难免会闹出一些笑话来。在这个时候，家长就需要刻意地去训练和引导孩子，以此来帮助孩子更加快速提高认知能力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做起。

1. 教孩子认清性别

想要让孩子正确地认识自我，首先要从认清性别开始做起。两三岁的孩子，可能分不清性别。在这个时候，家长可以先从身边的人开始介绍，有意识地向孩子灌输，爸爸是男性，妈妈是女性这样的想法，然后让孩子根据生理或者是外观特征，判断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继而再延伸到周围的人。

2. 教孩子数数

刚开始接触数字的时候，孩子可以不明白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。所以，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认识数字，家长可以拿出家里的物品来给孩子做示范，比如说，拿几个苹果放在孩子面前，让孩子一个个数过去，会更有利于孩子认识数字。

3. 教孩子分清楚方向

无论是上下，还是左右，家长都可以通过生活中的实例来让孩子更好地进行记忆。可以试着将物品放在桌上或者是桌下，让后通过方向指示，让孩子顺利地拿到物品。当孩子分清楚方向之后，家长还可以让孩子辨别左手和右手、左脚和右脚。

4. 让孩子记住住址

当孩子具备一定的记忆能力之后，家长必须让孩子记住关键的家庭信息，以防不时之需。比如爸爸妈妈的姓名、职业和工作地点，以及电话号码和家庭地址，都是需要牢记下来的。

当然，在孩子的认知能力高速发展期，家长可能会发现，孩子逐渐变得叛逆了起来，有时候会故意不听从家长的指令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其实，这是孩子自我意识发展迅速的一种体现，家长不必感到过于担心。而是应该对孩子进行适当地引导，和孩子多进行交流沟通，才能够顺利地帮助孩子度过这一段反叛期。

不解决学什么的问题，教育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

学生负担重、如何给学生真正减负是这几年困扰基础教育的重要问题。学生的负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？

“人类创造的新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多。人工智能、编程，很多新的课程产生了。每门课都是在做加法，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……”不久前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办的第二届中小学教材论坛上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兼副秘书长、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这样说。

朱永新认为，现代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学生应该学什么和怎么学，“现在，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由‘教’转向了‘学’，所以‘学什么’尤其关键。”朱永新说，我们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是从100多年前延续到现在。19世纪知识体系每50年增加一倍，20世纪初每30年增加一倍，到了20世纪50年代每10年增加一倍，之后每5年增加一倍，

90年代是每一年增加一倍。

近30年来，人类的科学知识成果比过去2000年还要多得多，如果还沿用原来的知识体系显然是不行的。什么样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才适合今天的教育呢？

“要综合化。”朱永新说，就是要对课程进行整合。

朱永新介绍，他所发起的新教育实验5年前就提出了卓越课程体系，从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来考虑课程设置，“比如，生命课程。”朱永新说，生命和教育本来就是一体的，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一个人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，同时拓展一个人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高度，帮助每个生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报告都提到，要从学会生存到学会学习，再到学会成长，首先要为孩子的生命发展和成长做准备，告诉他怎么保护自己、怎么运动、怎么吃

饭、怎么睡觉，碰到危险怎么自救、怎么他救，怎么成为受欢迎的人。”

除了生命课程，还应该设置“大科学”和“大人文”课程。

在朱永新看来，“大科学”课程是以大科学概念为框架，整合传统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课程。朱永新介绍，现在小学有基于“大科学”理念的科学课，但是到了中学就分科了。这种“大科学”应该从小学到高中一以贯之，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、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。朱永新说，未来的教育至少要给学生留出50%以上的自主空间进行学习，这样，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知识，再利用已学知识来推进学习和研究，其实是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。

“人文学科也应这样，现在的人文学科同样面临着知识体系割裂的问题。”朱永新说，“大人文”教材应包含哲学、文学、地理、

历史，不仅是文科学生要学，理科学生也要学，“这就解决了基础教育阶段人们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问题”。

在朱永新看来，由“大科学”“大人文”为基础组成的基本课程，对学生来说是低难度、低负担的，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可以不断寻找自己将来的发展定位，并且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调整。朱永新介绍，现在兴起的STEM课程就是对课程综合化的探索（STEM是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4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）。通过STEM的学习，学生不仅能掌握各个学科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学习的方法，掌握了探索问题的路径，养成自己主动学习的习惯。“未来课程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，如果没有课程改革，所有的教育改革很难有最根本的根基。”朱永新说，“不解决学什么的问题，我们的教育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”。

要把“学”教好，“四不”要知晓！！

陶行知先生说：好的先生不是教书，不是教学生，乃是教学生“学”。要把“学”教好，达到教得轻松、学得愉快、考得满意，必需要厘清以下四个关系。

1 教不等于学

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教是预设，教是生成；教是理想，教是现实。教的都是一帆风顺，教的不一定是事事顺心。教多数是按照老师的思路走，教多数要跟着学生的实际行。教是为了更好的

教，教是为了进一步优化。只教不学永远不知教的优劣，只教不学永不知教的重要。教教就是知行知的良好体现。

2 教不等于讲

陶行知先生提出教育要“解放头脑，使学生能想；解放双手，使学生能干；解放眼睛，使学生能看；解放嘴，使学生能说；解放空间，使学生能到大自然、大社会里去学；解放时间，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”。教的方式很多，讲只是其

一。教师之教，重在让学生动脑想、动手做、动嘴说、动眼看。学生动起来，学习才存在！！

3 讲不等于学

讲之功有限，学之功无已。学生姓学名生，讲只是教师行为，学才是学生行为。学的方式很多，可思考、可讨论、可记忆、可展示。讲是为了更好的学，教师的一切教学行为都要落在学生的学上才能产生效果。讲是导学，学是自学，教为主

导，学为主体。

4 学不等于会

讲了、听了、学了不一定会了。学习如吃饭，吃了不一定消化吸收，只有转化为利于自己吸收的物质，才能内化为自己的营养和能量；学习如翻译，教师讲出去，学生必须翻译成自己的密码和信息才能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，否则永远是“外语”。让学生做出来、讲出来，能教会别人才叫真会！

95后女生做寿衣模特：妈妈劝辞，同学疏远，她怎变成“女瘟神”？

近日，一段“95后女生做寿衣模特”的专访视频引发舆论热议。在媒体刻奇性的简述里，河南95后女生任赛男是放弃白领工作而选择进入寿衣模特行业的，但是因为风俗忌讳，妈妈劝她辞职，同学逐渐疏远，但她自己却不止一遍地告诉自己：“这是帮助逝者在生命最后做告别，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（寿衣模特）当‘瘟神’”。

要知道，有关殡葬业及周边从业者的非虚构报道，这几年主流媒体一直在深入，但总体上而言，只能是借助“情怀的勇气”去冲淡“偏见性的忌讳”。说到底，即便能触发短暂的“共情和接纳”，却不见得能真正意义上摆脱“瘟神标签的禁锢”。

当然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一度被认为是“见不得光”的职业，开始逐渐进入媒体舆论视野。毕竟在很长一段时期，作为媒体都不愿意去主动关注他（她）们，这就在于殡葬业及周边从业者从来就没有被正视过，就算媒体愿意报道和解构，也没有人愿意去关注。

在一定程度上，这好像与“重死不重生”的民间哲学是相悖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国人对于死亡的理解是相对撕裂的，一方面认为，死亡是可怖的，所以关于死亡的一切都充满忌讳色彩；一方面认为，死亡是庄严的过程，应该奉行最高标准的仪式，但是这也仅仅停留在亲缘层面，但凡是异族亡故，

总认为对自己不太吉利。

所以，对于殡葬业及周边从业者的认知，一直都停留在“除却钱挣得多，几乎没有别的好印象”。当然，就现实来讲，因为风俗偏见的存在，确实相关从业者的薪资待遇会高一些，但也并非流传中那么离谱。而且一般来讲，人们总认为相关的从业者都应该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人，比如“流离失所的流浪汉”，“久狱社死的劳改犯”，或是“身体残疾的残障人士”，起码就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的情况来讲是这样的情形。

因此，当年轻貌美的女生，身强力壮的男生从事相关的职业时，自然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。但就国内对于相关偏见的抵御来看，更多是借助个人的职业情怀，而非是从死亡认知出发，去进行通识意义上的教育。于此，回到“95后女生做寿衣模特”到“瘟神”的尺度上，可能关于死亡的理解和追问才是关键所在。

依照物理主义者所言，一个人只是一个正常运作的人体，一个可思想，可感知，可交流，有爱，有计划，理性自知的人体。一般来说就是，我拥有人格功能的肉体时，我就活着；而当我们不再拥有这样的肉体时，当肉体功能开始损坏并停止正常运作时，我就死亡了。

这方面的认知，在生物学和医学上也是贯通的，所以对于从事生物和医疗相关职业

的人来讲，基本上死亡忌讳这关肯定是要过的，但总体上来讲，即便是从业者可以消解这种偏见，但是对于从业者周边的人来讲，却不见得可以完全接纳。

所以，就殡葬业及周边从业者来讲，在主流社会中也算是“孤独的群体”。无论是日常社交达成，还是婚恋关系构建，都好像容易被边缘化。于此，这也导致只能是“圈内人”在发展关系，而但凡遇上“圈外人”，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无情的蒙上“瘟神”的标签。

不过，从社会学的意义来看，一个人的死亡更关乎生者的存在，也就是逝者虽然亡故，但是他（她）对于生者的意义并没有结束，甚至也会影响生者对于死亡的态度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死亡风俗的构建就是基于这种逻辑而存在的。

过去人们把风俗迷信化，就在于风俗本身太过繁杂，甚至影响到现实的生活。但在一定程度上，只要风俗本身充满人性的抚慰和敬畏色彩，还是要尽可能地接纳和理解的。但是，对于风俗的意义阐释，去偏见化，去忌讳化，去鬼魅化还是要不断进行的。

只有如此，人的生死才能都被文明相待。当然，就目前来讲，我们的文化氛围中弥漫着“谈死色变”的气息，所以有关“死亡教育”而言，可能跟性教育一样刻不容缓。说到底，只有每个人从开始了解自己开始认

识世界时，可能我们才能更容易找到文明的尺度。

不得不承认，即便所有人都知道“人总是要死的”这一客观真相，但也只是遥远的告知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教育。这导致面对死亡时，只要逝者跟自己没有社交关联，基本上都会被打上忌讳的标签，所以也就理解，为何殡葬业及周边从业者会被人们排斥，就在于他（她）们成天都在服务陌生的逝者。

就以“95后女生做寿衣模特”的事情来讲，人们之所以会有偏见，就在于她给逝者试衣服本身存在极大的隐喻，就好像逝者的衣服本身存在邪灵一样，生者最好不要碰。之所以有这样的偏见，也跟传统“寿衣”古装化有很大关系，起码就国内来讲是这个情况。

当然，很多事情或行为所触发的偏见逻辑都差不多，都是基于一种简单归因在指导实践判断，这种弊病的存在，虽然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早已知晓，但是作为非理性的存在，可能又是无法彻底根除的。所以，对于“95后女生做寿衣模特”的事情来讲，人们的偏见可能总是存在的，但这并不妨碍有人继续进入这个行业。毕竟，人类对于偏见的执念，才使得文化的丰富性保持长久的生命力。